枞膏灯,洋油灯

彭建华

随着岁月的流逝,常常有一些儿时的记忆在脑海里浮起。那漂荡不定的火花,那愈拨愈亮的灯芯,那总也无法擦成本色的玻璃罩子,在我的眼前站成一副四十余年前洋油灯的模样,恍如昨日。

在我最初的记忆里,灯的概念既不是当今大行其道的电灯,也不是时下偶尔一见的蜡烛,而且还不是洋油灯,居然是枞膏灯。

所谓枞膏灯,其实算不上是一种灯,只是点燃的一小块枞树木头。“枞树”是我老家对松树的叫法。它会流出一种半透明的金黄色液汁,极稠极黏,干后晶莹剔透,清香弥漫,这就是松香,我们叫它“枞膏”。枞膏不仅是拉二胡的人必备之物,还特别助燃。当然,能做枞膏灯的,并不是那些纯粹的枞膏,而是能够流出枞膏的木头。点燃一小块枞膏木,不用再加别的燃油,也能够一家子晚上吃饭、洗脚照明用。

那时,我们院里每年冬季都要砍伐一棵老枞树,它浑身结满了枞膏,锯断后分给各家各户。拿回家,爸爸妈妈先持斧子劈开,再用镰刀剖成手指粗细四五寸长短的木条,拿袋子装了储存起来。枞膏木油亮色黄,看起来晶莹剔透,闻起来清香弥漫。晚上要点灯,便拿出一条来,在一只破碗里斜靠着,将露出的那头点燃,一束火苗欢快地舞蹈,输送出一片昏暗的光亮。这样一盏枞膏灯,只能照半个时辰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累计起来,所耗也是巨大。所以,不到非用灯不可的时候,爸妈是万万不会点枞膏灯的。平日里,晚上没什么事要做,就乘着黄昏时分吃饭洗脚,早早地埋进被窝。或者与几个邻居坐在禾坪摇蒲扇摆龙门。或者就干脆围在屋里桌子边,摸黑聊天。

记得在我幼小的时候,家里用枞膏灯一般是三种情况:晚上吃饭;奶奶和妈妈夜间纺棉纱纳鞋底;来了客人。后来我上了学,每天晚上都要读一会书做一阵作业,妈妈又特许可以用一条枞膏木点灯。爸妈将它们当成宝贝一样看管,决不允许胡拿乱用。

有一次,我顶风“作案”,就吃了一番苦头。那是某年的除夕夜,半夜里家家户户都要燃放“开门响”鞭炮,我从家里偷了一条枞膏木点着,满院子去捡未炸响过的鞭炮。凌晨时,奶奶发现我不在床上,就告诉妈妈说“华仔不见了”。爸爸说“肯定是捡炮仗去了”。妈妈特精明,马上就说“肯定偷了枞膏木”。于是当即去找。其时,我正拿着枞膏灯,撅着屁股在地上翻扒散发着硝烟的纸屑,寻找鞭炮哩。突然,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,火辣辣地疼。正想开口骂,但扭头一看是妈妈,便作声不得。我知道自己所错何在,慌忙将枞膏灯吹灭递还妈妈,一溜烟跑回家,躲进被窝里浑身乱颤地哭。奶奶搂我在怀,不停地安慰。她说:“你就是偷家里的糖果苞谷吃,也不要偷枞膏木去耍呀。没有了枞膏,奶奶就不能纺棉纱,妈妈就不能纳鞋底,你就不能读书。好华仔别哭了,你爸妈和奶奶都心疼哩。”这时我分明感觉到,有一种湿湿的东西正掉落在我脸上,我知道那是奶奶的泪珠。每次我哭泣时,奶奶都要陪着我掉眼泪,只要奶奶一哭,我立即就停了下来,因为我也心疼奶奶。

枞膏灯大约伴随了我三年读书时光的每个夜晚,后来用上了洋油灯。据说那时候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煤油,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,所以那时的煤油就叫洋油,煤油灯也就自然称做洋油灯了。洋油灯比枞膏灯要明亮、方便,但是需要花钱。那时在队上出一天工,爸爸挣一毛六,妈妈只能挣一毛钱,可是一斤洋油就要一毛一才能买得回家。更重要的是,即使有钱也不能想买就买,它与粮食、猪肉、布匹、白糖一样,都属于紧销限购物资,必须凭票购买。后来,我的大弟三弟又陆续上学读书,用灯的频率更高了,然而生产队上已不再分发枞膏木,除了点洋油灯别无他法。为了解决洋油不足的问题,妈妈只好拿家里分到的其它票证,四下里去跟人家兑换洋油票。那些年,就为了一盏能让我们兄弟读书的洋油灯可以每天晚上亮起来,亮得久一些,全家几乎没有买过一块新布料,兄弟们所穿都是爸妈的旧衣改做的衣裳。

现在,回忆起有关洋油灯的所有最经典的镜头,都是关于奶奶的。

那时,家里只有二间半屋。一间厨房,一间是木楼住房,还有一间呈7字勾形的屋子,是我家与二堂伯一家共有的,那个拐弯的地方砌了二人高的土墙,小的那一块就是我和奶奶住的一个半间屋子。奶奶每晚都要摇着一架小纺车纺棉纱,洋油灯就放在奶奶那个装满了针头线脑和鞋样的大木箱上面。昏暗的灯光从玻璃罩里溢出,照着纺纱的奶奶和读书或写作业的我。黝黑的屋子,两面墙上晃荡着奶奶和我还有那架纺车巨大的黑影。睡觉时,奶奶都要仄着身子去吹洋油灯。“呼——呼”,奶奶努着缺了牙的瘪嘴,使劲地吹,那看似虚弱至极的小灯火,在玻璃罩里晃呀晃,几次变成小豆粒就要熄灭,却又晃呀晃终于回复光明。每当这时,我就格格地笑。奶奶说,笑吧,总有一天你也要老得跟奶奶一样牙齿全掉光,让你的孙子去笑话你吧。说着,奶奶从床头摸出一把大蒲扇,使劲一扇,灯就熄灭了。

儿时的那盏枞膏灯、洋油灯,因为刻骨铭心,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,早已不复存在,但那如豆的光亮却始终长明在我的记忆里。它,仍是那般地闪烁,仍是那般的温馨,给了我一生的能量。

父亲玩微信

熊 燕

父亲满腹经纶,年轻时有几分高傲,还有几分坏脾气,从不认输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父亲的性格渐渐有所改变,人变得温和谦逊起来。见我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,玩微信玩得欢,他竟然像小学生一样地请教我们:“怎么玩?能教教我吗?”

父亲学习能力非常强,轻而易举地就学会了玩微信,加了不少好友。浏览了一圈别人的朋友圈后,父亲得出一个结论:“朋友圈像日记本,生活点滴都可以写上去。既可以与朋友们分享、交流,又可以设私密,隐藏自己。”

父亲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。每天清晨醒来,他第一件事是到床头柜上拿手机,然后到朋友圈“串门”,品读,留言,点赞,交流。再翻到家族群,发一个早安的表情。

洗漱后,父亲拿着手机出门。自从开通“微信运动”,父亲散步变得有规律,加上潜意识里的“好强”,父亲规定自己的步数每天都必须上万。我们笑父亲有“强迫症”。父亲嘿嘿一笑说:“这叫动力。”

父亲散步的方式也变了,以前只是一味向前,快走,或小跑。现在变成了“观察家”,边散步边饶有兴趣地观察周围的一切,时不时拿出手机“捕捉”一些美景,或有趣的瞬间。回来后,再斟字酌句地为每幅图片配上一首格律诗,或者几句有哲理的话,发到朋友圈。

父亲心思细腻,思维敏捷,餐桌上的佳肴,阳台上的花蕊,孩子们的童言稚语,朋友偶尔蹦出的“妙”语,都能成为父亲朋友圈的素材和内容。有一次我正大啃猪蹄,见父亲举起手机,我吓一大跳,赶紧放下筷子,擦净嘴,坐有坐相,斯斯文文,引得满桌人哈哈大笑。

微信玩得得心应手后,父亲又多了一个习惯:每晚八点,父亲准时泡一杯清茶,坐到卧室飘窗改装成的小书房,看一个小时的书。看到精彩处,父亲会用笔划下来,或者摘抄。看得多了,父亲开始写些感悟小文字。无标题,无作者。内容生动、活泼,有几分幽默、诙谐。好友们很喜欢,以为是父亲摘抄的,常常随意“拿去”。后来,他们知道是父亲自己写的,惊叹不已,非常佩服。

父亲的“人气”直线上升。他的小文字被朋友转发到微信群后,不少人要加父亲为好友。父亲爽朗,只要是喜欢他小文字的,他从不拒绝。渐渐有了固定“粉丝”。他们都是性格与爱好和父亲相近的中老年微友,有近似的经历和感悟。大家每天都在朋友圈“礼尚往来”,谈诗论画,非常热闹。

我也很喜欢父亲的文字,劝父亲将文字整理,或写长,投到报刊杂志。父亲摇头说,他写这些,只是为了好玩,喜欢,有轻松愉悦感。如果投到报刊杂志,就不“单纯”了,会变得有压力,不好玩。

那天,父亲将与我的对话发在朋友圈。大家都很支持父亲。认为玩微信本来就是一件娱悦心情,陶冶情操,同时锻炼大脑,让思维敏捷、活跃,防止“老年痴呆症”的好玩事。如果追求功名,就变味了。

看了大家的点评,我好一阵惭愧。

无问西东

崔建华

1

春节前夕,祖父母原来的土砖屋子折了!

那座土砖屋子,有柴火灶,有地火炉,有水缸,有谷仓,楼上有麻雀的窝,墙上有燕子的窝,门下角还留有供猫狗和鸡鸭出入的洞。我喜欢看着炊烟从屋顶上袅袅升起,瓦缝中会到处飘着烟雾。我也喜欢看暴雨切切杂杂敲打瓦楞,瓦缝中会到处都弥漫水雾。

印象中,祖父母总是在屋里屋外忙碌着,他们在此养育了三儿五女八个孩子,我因此也就有了众多的表兄弟和表姐妹。尽管他们如今大多已为人父母,但我却依然记得他们牙牙学语时被祖母搂在怀里酣睡的样子,以及祖母哄他们入睡时哼唱的儿歌:

“鸡崽崽,鸭崽崽,走哪来?寻(音“层”)娘来。娘在土里寻(音“层”)韭菜,爷(音“伢”)在河里划(音“爬”)龙船……”

那时几乎每个寒暑假,表兄弟、表姐妹们都会来小住一段时日,我们一起喧闹着整个村庄,他们的外公、我的祖父却总能若无其事地坐在门边椅子上,拖着长长的鼾声打他的盹。

我曾经以为,我们每年都能这样喧闹着重聚,但一天天长大后,我们逐渐天各一方,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,从一年一次到三五年一次,再到多年不见……

生命真的是在做减法,每多一次欢聚,就会少一次欢聚。

这个大年初一,我又从城里回到村子。渐次矗起的新楼让村子气象更新了,但站在土砖屋子折掉后的空坪上的我,却越看越不像这竟然是自己最初出发的地方!

2

从城里赶回村子,是要向村里的老人拜年的。

大年初一是我们一年中难得重逢的日子,不管是否同姓同宗,乡邻之间绝对不能少了这一次走动。拜年的一声招呼,一下就能拉近已经开始模糊了的亲情和乡情!

我们在村子里鱼贯穿梭,各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一年未见让有些乡邻已经喊不出我的名字来了。见他们迟疑良久,我只好笑着自报小名,他们便恍然大悟般哑然失笑了,高声说着:“我这眼神啦,老了!老啦!”

当年的中年汉子,确实已经垂垂老矣。

当年的老人,如今已寥若晨星。

而我当年的小学同窗,居然至今还依然未婚!

“老同学,我还没结婚呢。”

这是好多年未曾谋面后,他见我时的第一句话!

这一句问话让我猝不及防,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大过年的,他这打招呼不按套路啊。他究竟是期盼呢,还是愤懑?

我是来向他父亲拜年的,他父亲是我族中的伯父,是个拥有建筑技术的小“包工头”,他家里的楼房是村子里建得最早的,而今都仍不失气派。这么好的条件,却不知何故,他的这个儿子,我的这个老同学,居然会一直单着!

国家权威统计数据显示,2018年底,中国男性比女性整整多了3164万!

其实他是个热血好青年,当年他喜欢班上的一个小女生,有个男同学不知深浅和那个女生走得近了点,就被他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同学告发到老师那里后,他赶紧闻风而逃跑回了家,边跑还边喊着:“你不要欺负我的丽丽姑娘呢,不然你走着瞧!”

3

冷雨连绵,数月不歇。但是,没能阻挡住人们回家的脚步,同样也留不住人们再次出征的魂灵!

大年初五过后,村子里的年轻人便纷纷开始外出了,他们大多都有小汽车了,不用再挤火车,也不用再挤卧铺客车。我家所在的小区业主微信群里,也不时有人在喊:“有中山的顺风车!”“小榄的顺风车,有座!”“长安的顺风车,能带两人!”……

街道上和公路上的粤字牌照汽车越来越少,小城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,一切都悄然若梦——多希望时间能慢下来啊,让人们能再聚久一点,让人们不老这么快,让他们依然是往昔的热血好青年!

我们都已无法回头,我们会再次天各一方,义无反顾,无问西东!